

霓
匡著

六指琴魔

六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六
指

六指琴魔

覓 匡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68.25 字数:1460 千

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-204-03854-1/I.676 全套定价:78.50 元

目 录

- 第五十五章 无风作浪吕小侠脱困…… (1793)
- 第五十六章 狼口余生寻魂珠解毒…… (1824)
- 第五十七章 宿梦重圆荒岛渡良宵…… (1859)
- 第五十八章 先让五招有心降小侠…… (1891)
- 第五十九章 求火羽箭重赴墨礁岛…… (1925)
- 第六十章 玉面神君轻生闯秘道…… (1957)
- 第六十一章 夫妻联手击败钓魂叟…… (1991)
- 第六十二章 见利忘义行凶夺锦图…… (2022)
- 第六十三章 妙手钓魂取走地煞图…… (2056)
- 第六十四章 蓝田玉宝改造端木红…… (2087)
- 第六十五章 琴魔伏诛正义再重振…… (2121)

第五十五章 无风作浪吕小侠脱困

厉空和杨赛环两人，本来便不认得宫无风的。

但此际离至尊宫已近，宫无风又气度非凡，他们两人，自然可以猜到，来的是武林至尊之宫中，有地位的武林高手。

因此厉空一拱手，道：“在下苗疆七魔之中，红魔厉空！”

厉空这句话，才一出口，宫无风的面色，便自微微一变。

但是他却立即恢复了常态。

厉空一心前来投奔六指琴魔，也未曾觉察到宫无风的面色有异。

反倒是在一旁，被铁箍箍住，身在木板上的吕麟，觉察到了宫无风面色上的变化，心下不禁一奇，暗忖这是什么原故！难道宫无风和苗疆七魔，会有什么仇恨不成？可是看他们的情形，却又分明未曾见过！

当下宫无风忙道：“久仰！久仰！这位呢？”

绿魔杨赛环尖声道：“在下姓杨名赛环！”

宫无风“呵呵”一笑，道：“武林至尊，得知两位到来，定必大是欢迎！”

厉空一笑，道：“我们此来，还有一些薄礼，送来给至

尊!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便向钉在木板之上的吕麟，指了一指，官无风早已看到，钉在木板上的人，乃是六指琴魔务必要找到的对头之一。

也正因为这一点，他听到厉空报出名头之际，面色才会微微一变!

原来官无风此人，不但诡计百出，而且，野心也是极大。

在金骷髅未到至尊宫之前，他在至尊宫中，玩弄权术，俨然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可是金骷髅一到，和黑神君两人，深得六指琴魔信任，金骷髅又随侍在六指琴魔的身侧，官无风在武林至尊之宫中的地位，已然打了一个极大的折扣!

而厉空和杨赛环两人，乃是苗疆七魔中的人物。那“苗疆七魔”，各有所长，当年声名何等煊赫。虽然败在明都老人手下，只有两人漏网，但是邪派中人，提起他们来，仍然是十分钦佩。一到至尊宫，又必然受到重视!当然，官无风首先便考虑过，能否将这两人，拢络为己用。

但是他立即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一则，他师门有两个人，是死在苗疆七魔之手的，双方有着梁子。

二则，这两人又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到了至尊宫后，自然可以看得出金骷髅和黑神君两人，势力比自己更大，也不会受自己的拢络。

他这人极工心计，片刻之间，已然将两人一来到至尊宫后，所可能发生的情形，俱都想了一遍，心中已暗自有了主

意。

可是从表面上，却一点也看不出来，只见他笑容满面，道：“两位这份礼，定可得至尊欢心，在下宫无风在至尊宫中，忝为四大座主之一，尚祈两位，以后多加指教！”

宫无风最后那句话，原是试探一下，厉空和杨赛环两人，究竟为人如何。

厉空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”竟老实不客气起来！

宫无风心中，勃然大怒。

但是他面上，仍是不动声色，向后一挥手，那七八人，一齐调转马头，向着至尊之宫，疾驰自去，宫无风又道：“两位且跟我来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也牵动马头，向前驰去。厉空和杨赛环两人，满怀高兴，带着吕麟，跟在后面。吕麟在木板之上，拼运气，希望在最后关头，可以挣脱那些铁箍逃走。

可是，“苗疆七魔”所用有毒药，实是厉害无比，吕麟始终难以令得全身真气，通畅无阻，身子也仍是软绵绵地。

吕麟心中，又长叹了一口气。

如今，他只有最后一个希望了。

那希望就是，如果到了至尊宫，黄心直知道了这件事的话，他可能会再坚持的救自己一次！

除此以外，吕麟实是想不出什么可以脱身而去的办法！

没有多久，宫无风和红、绿两魔，已然驰出了五六十里。

刚才跟着宫无风而来的那七八人，早已然跑得踪影不见。

只见眼前的大路，越来越宽，显然是最近才修筑而成的。

大路的两旁，也有着不少的亭子，想是供至尊宫人，来回驰骋之际，作憩息之用。

吕麟见了这等情形，心中更是禁不住一阵一阵地难过。

他此际心头难过，倒不仅是因为这次，落在六指琴魔的手中，便万难逃脱，而且，还因为四面八方的巨奸大恶，闻风来投的，越来越多，至尊宫的势力，也是日盛一日，火弦弓仍在至尊宫中，火羽箭虽说有了线索，但仍是渺茫之极。

这样下去，只怕武林之中，噩运难止！

他想到此处，胸中愤懑之极，不由自主，热泪夺眶而出！

又过了不多久，只见宫无风突然一勒马缰，在一座老大的凉亭子旁，停了下来。

红厉空忙道：“宫座主何以不再前进？”

宫无风一笑，翻身下马，道：“请两位下马，在亭中稍候。”

绿魔杨赛环两道刷子也似的浓眉一竖，尖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宫无风仍是满面含笑，道：“至尊曾立下规矩，凡是前来参加至尊之宫的英雄，在未到尊宫前，必须在此凉亭，候上片刻，待接引之人，带着谒见之礼，见了至尊，听至尊令下，方始决定，是否延请入宫！”

杨赛环道：“我们两人，也不能例外么？”

宫无风心中暗骂“好跋扈的东西”，口中却道：“两位不消候上多久，定然可蒙至尊召见，何必坏了规矩，以令至尊

不快？”

厉空和杨赛环两人，互望了一眼，“哼”地一声，一齐下了马。

厉空伸手扶起了吕麟，一齐来到凉亭之中。

宫无风向吕麟望了几眼，道：“两位，这小子面色萎黄，是中中毒么？”

杨赛环怪声大笑，道：“不错！”

宫无风忽然双眉一皱，道：“在下有一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说。”

杨赛环猪眼一瞪，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宫无风一笑，道：“以两位的名头而论，一到宫中，自然为至尊重用，在下以后，多半是两位下属，因此才敢说这话。”

宫无风这几句话，捧得厉空和杨赛环两人，心中大喜。

他们两人，本就是目空一切的人物。

而且，“苗疆七魔”，除了昔年，在明都老人手中一败之外，也的确未曾在任何人手下吃过亏，横行无忌，自尊自大。

他们来到至尊，还曾立定了主意，若是“八龙天音”，不如传说中的那样厉害时，便取六指琴魔的位置而代之！

所以，宫无风的阿谀，正中两人下怀，两人一起扬声怪笑，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宫无风见两人已被自己说得相信，心内暗喜，道：“这小子，至尊对他，恨之切骨，而且武功又高，所擅金刚神指，不知伤了至尊宫多少兄弟，他如今被钉在铁环之中，自然难以逃脱，若是两位给他服了解药，岂不是更显得两位英

雄无匹！”

厉空和杨赛环两人听了，沉吟不语。

吕麟在一旁，虽然被钉在木板上，但是宫无风的话，他却听得极其清楚。

当下他心中不禁奇怪已极！

因为宫无风绝不是什么善心之人，在吕麟等众侠的手下，还曾吃过大亏，受过重伤。可是他此际，却向红、绿两魔，索取解药！

表面上听来，宫无风似乎完全是在为红绿两魔着想，理由也极为冠冕堂皇，但是吕麟却知道，他心中一定另有所图。

可是一时之间，吕麟却也想不出宫无风究竟是为了什么。

他心中实是希望，红、绿两魔，为宫无风说动，给自己服下解药，因为一服下解药，那几个铁箍，凭自己之力，要挣断也并非难事！

宫无风见厉空和杨赛环两人，犹豫不决，又说：“还有一点，至尊必定是要以‘八龙天音’，令这小子受尽痛苦而亡。如果他身中奇毒，只怕‘八龙天音’一起，这小子便自死去，难免使至尊不乐，两位尚祈深悉！”

红魔厉空道：“你说你要先带这小子去见六指琴魔么？”

宫无风道：“至尊如此规定，在下也实无他法可想！”

厉空道：“那你却要小心些，解药一施，半个时辰之内，他便可以功力全复了！”

宫无风道：“半个时辰之内，这小子已然身在至尊之宫了！”

厉空这才“嗯”地一声，突地伸出手来，中指“拍”地一弹。

就在他一弹之际，只见一片彩蓝色的薄雾，已然随之而发！向吕麟头部，罩了下来。

宫无风在一旁见厉空如此出手，心中不禁又吃了一惊。

他心中暗忖，武林之中，善于使毒的邪派中人，自己也曾会过不少，但是像厉空那样；出手如此神奇，一弹指间，便已然有一片薄雾飞出，事先一点迹象也没有的，却是绝无仅有！

吕麟身在木板之上，不能动弹，一觉出那蓬彩蓝色的薄雾，向自己迎头罩来，也不知是吉是凶，反正他无法趋避，只得听天由命。

片刻之间，他鼻端已然闻到了一股异样的辛辣之味，全身不自由，震了一震。

也就在那一瞬间，那一片蓝雾，也已然随风而逝，不知去向。

厉空道：“解药已施，你将他带走吧！”

宫无风道：“阁下如此神技，确是罕见！”

宫无风风那两句话，倒的确是存心而发，并非过份阿谀之词。

厉空“呵呵”一笑，道：“我们两人，所使各种毒雾，相克相成，刚才这片彩蓝色的薄雾，若是未曾为另一种淡黄色薄雾所迷，全身软弱，不能动弹，一经吸入，便癫狂而死。但如果已然中毒，却又能解毒，些须小技，宫座主何必盛赞！”

这一番话，听得宫无风出了一身汗，暗忖若是这个人，

有了害人之意，谁能够刻刻提防，不为他们的毒药所趁？

他心中吃惊，更是不敢和两人，久在一起，忙道：“两位在此稍待，在下在一个时辰之中，必然可以回来，接两位去见至尊的。”

厉空和杨赛环两人，在凉亭中坐了下来。

宫无风挟起木板，飞身上马，便向前驰去。

吕麟在那股辛辣的异味，一入七窍之后，没有多久，便已然觉出，任、督二脉，断续的真气，首先已然连接了起来。

他心中虽还不知宫无风的真正用意何在，但是却也大是欣慰。

因为，红魔厉空所发出的那片蓝雾，确是可解自己所中的奇毒。

而只要武功一复，要挣脱铁箍，并非难事，只怕未到至尊之宫，便可走脱！

吕麟一想及此，更是希望陡生，也不管宫无风策马疾驰，只是紧闭双目，运转真气，不到小半个时辰，已然觉得全身真气，将可以畅通无阻！

但是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吕麟忽然觉出宫无风已然停了下来！

吕麟的心中，不由得陡地一凉，暗忖莫非已然到了至尊宫？

他连忙睁开眼来，却又是一呆。

因为算来，这些时候，宫无风已然可以来到至尊宫的附近了。

可是吕麟睁眼一看，只见身在一个阴暗无比，怪石嶙峋

的小山谷之中。那小山谷的形势十分隐蔽，四面危崖高耸，连阳光也晒不进来，是以十分阴暗潮湿，也静到了极点。

吕麟心中刚一凛间，宫无风手臂一振，已然将吕麟震出了丈计，落在地上，他也接着，飞身而下，吕麟心知宫无风将对自己不利，连忙再运转真气，希冀在宫无风赶到之际，便能挣脱铁箍。

但是，真气运转，却是急不出来的，吕麟刚一鼓动真气，宫无风已然扑到，手腕翻处，一柄尺许长短，明晃晃的利刃，倏地出手，刀光已然指住了吕麟的咽喉，吕麟只觉得凉飕飕地，只要宫无风手向下一压，他立时要死于非命！

当下，吕麟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想不到我竟死在你这种下三流的手中！”

宫无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，我是救你，你当我来害你么？”

吕麟向抵在自己咽喉之上的那柄利刃，望了眼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天下之大，当真是无奇不有，救人这样救法的？”

宫无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臭小子，你死在临头，还神气什么？”

吕麟一面在和宫无风讲话，一面也在迅速地猜想宫无风的意思。

他已然可以料到，宫无风要红、绿两魔，给自己以解药，但此际却又以利刃，将自己的咽喉抵住，必有要利用自己之处！他既要利用自己，当然也不会下手，杀害自己的！

吕麟一想及此，胆气又是一壮。

当下他一声长笑，道：“大丈夫死则死耳，何足惧哉！”

宫无风呆了一呆，忽然又满面堆下笑来，道：“吕小侠

豪气凌云，确是令人佩服。”

吕麟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不用忽硬忽软，若是你存心救我，快将利刃，移了开去！”

宫无风道：“吕小侠，你也是明白人，又何必我细说？”

吕麟冷冷地道：“你想藉此要挟，要我作不可作之事，却是做梦！”

宫无风一笑，“在下自然知阁下仁侠可风，也不会要你去做不能作之事，只是想借阁下，除去红、绿两魔！”

吕麟一听，不由得陡地一呆。

在他的心中，对于宫无风的要求，实是难以想像！

因为刚才，宫无风对于厉空和杨赛环两人，还在笑语晏晏。

但是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却已然要自己下手，将两人除去！

吕麟呆了一呆之后。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

宫无风道：“苗疆七魔，与在下师门有仇！”

吕麟道：“只怕我一人之力，敌不过他们。”

宫无风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却没有办法帮你的忙。而且，你如果答应了我的要求的话，还要罚下毒誓，绝不将你我之间的话，讲给第三个人知道，我才能将你放开！”

吕麟此际，一面和宫无风说话，一面不断运真气，全身真气，已然畅通无阻。

但是，他却仍然不敢动弹。

因为宫无风手中的利刃，已指在他的咽喉之上，他一有异动，宫无风仍然可以致他的死命！

当下吕麟想了一想，冷笑道：“你的计策不错啊。若是

我胜了红、绿两魔，便代你报了仇，若是我败了，于你也毫无损失！”

宫无风一笑，道：“吕小侠究竟是明白人，这叫作一石二鸟之计。”

吕麟“哼”地一声。

宫无风不等他讲话，又道：“但对吕小侠而言，此计却大是有用，你到了至尊宫，非死不可，如今，却还可以博上一博！”

吕麟冷冷地道：“若是我一脱身，不去战红、绿两魔，反倒与你为难呢？”

宫无风“哈哈”大笑，道：“吕小侠，你为人光明磊落，普天之下谁不知道！既已答应了我，怎还会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？”

吕麟听了，默然半晌。

宫无风的几句话，确然说得一点不错。他除非不答应，若是答应了，当然会犯险去大战红绿两魔，而不会就此离去的！

他默然不语，宫无风又道：“吕小侠可曾打定了主意？”

吕麟忽然想起了黄心直来，道：“你说我到了至尊宫，必然难免一死，只怕未必！”

宫无风乃是何等精灵之人，一听得吕麟如此说法，已然知道吕麟的心意，一笑道：“吕小侠，烈火祖师死后，至尊怒气未息，将黄公子禁于地下密室之中，至今未曾放出，你到至尊宫，他绝不能知道！”

吕麟闻言，又呆了半晌。

眼前的情势，除了接受宫无风的条件之外，似乎并无他

法可想了！

和红、绿两魔动手，能否取胜，吕麟实在是一点把握也没有。

但是无论如何，确如宫无风所说，总可以博上一博，比束手待毙好得多！

因此，他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！”

宫无风道：“吕小侠，你若是再为他们两人擒住，我也无能为力了！”

吕麟叱道：“少废话！”

宫无风“哈哈”一笑，手臂一缩，利刃提离了吕麟的咽喉。

就在那电光石光的一刹间，吕麟真气鼓荡，双足双手，一齐用力一挣，只听得“拍拍拍拍”四声过处，他手足上的铁箍，已然一起被他挣断，人也立即离开木板，站了起来！

他动作极快，宫无风一步未曾退出，吕麟已和他对面而立，相距尚不及一尺，宫无风心中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面上也为之变色！

吕麟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如今绝不来伤你！”

宫无风连忙一连向后，退出了几步，方始定下神来，道：“吕小侠，不论如何，在下这次，总算对你，有相救之德！”

吕麟冷冷地道：“胡说！”

宫无风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还有一处地方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。”

吕麟道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宫无风伸手在怀中，摸出一只人皮面具来，向吕麟扬了一扬，道：“你戴了这只面具，到那凉亭之中，冒充是至尊宫里的人，厉空和杨赛环两人，必然想不到会是你，可以乘机下手。”

吕麟心中忖暗，对付厉空和杨赛环这等穷凶极恶的人物，原用不着讲什么武林道义，宫无风此计，却是大妙！一伸手，接过了人皮面具来。

只见那人皮面具，制作得十分精巧，不但眉、髯齐全，而且皮色，和生人无异，吕麟顺手将面具套在面上，宫无风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你出幽谷后向西行上六七里，便可见到凉亭了！”

吕麟“嗯”地一声。

宫无风道：“在下坐骑，可借你一用。”

吕麟不再说什么，身形展动，掠出了两丈，足尖点处，便已然上了马背，双腿一挟，便即向山谷之外，飞驰出去！

跑出了山谷，没有两里，便见到一条清澈之极的小溪。

吕麟就在马背之上，俯身向溪水中照去，只见溪水中映着的，乃是一个虬髯汉子，完全不是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吕麟虽然看出自己的面目，完全不同，但心中仍不免十分紧张。

因为厉空和杨赛环两人，本身武功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但是他们身上，几乎无处不毒，用毒的本领，确是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一动上手，的确是防不胜防，难以预料后果如何！

他在溪边，并没有停了多久，便又向西驰去，片刻间，已上了大路。